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69 五三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進賢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寶校正

○官制門

爵秩

漢封侯

漢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為王者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子而封侯者改謂之諸侯群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侯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不特此也有以宦官而封侯者高后八年封中謁者張釋之為列侯是也有鬼任宰相而封侯者公孫弘平津侯是也有以婦人而封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鄭侯樊噲妻呂須封臨光侯是也有以方士而封侯者欒布封為樂通侯是也若是者皆無定制

非褒先王列爵分土之意也

食邑

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其次關內侯本無食邑其有加異者與其關內之邑食其租稅高帝即位之初其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所以寵異於一時非常制其後論功封侯者凡百四十三人食邑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賦錢二百貲簿傳所謂二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宣帝本始元年論定策功蘇武劉德等六人爵皆關內侯德武食邑益特寵劉德蘇武二人而加異之也然有累爵至列侯而未有食邑者獎嗇是也有累賜食邑而後封侯者酈商是也

周爵祿

同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詞馬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漢制除官試守滿年然後為真若干名食全祿猶有古意

漢爵

漢爵二十級自一級以上至五大夫五大夫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人也關內侯比古圻內之等則比大夫左庶長以上至不更四等則比士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子男列侯比古列國之諸侯漢初因之凡爵一級直錢二十有赦則賜民爵一級有罪則許民貿爵以贖罪公其服飾免復飾免復各以其爵之高卑而為之劑量也以獎嗇夫嗇者獎嗇以含人有斬首之功賜爵大夫已而賜五大夫已而加列大夫已而加關內侯夏侯嬰以太僕常奉車有降敵之功賜爵五大夫已而賜執帛已而封滕令已而賜食邑一級一所截截有紀序閒有超遷越轉則又出於上所特恩而已

唐階勳爵

古者官無兼稱亦無虛假惟周立三公以六卿兼之故周公以冢宰位太師是有兼稱矣至漢以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為加官加官則兼稱之謂也然其所加列侯將軍至即中亦必因其所加而責其

職任是則有兼稱而未嘗有虛假也若唐所謂散官勳爵者亦加官之數而徒假以虛名無所當乎事實不亦贅乎曰階者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九為文散階自驃騎將軍至校尉凡四十五為武散階以吏部郎主之曰勳者自上柱國為正二轉至武騎尉為一轉以司勳郎主之曰爵者以王公侯伯子男為九等以司封郎主之朝廷百官所以授其祿秩而謂之職事官者皆不繫此是其所以為兼稱者又其所以為虛稱歟且所謂開府儀同三司者謂置府辟吏與三公同耳所謂五等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令其為階爵豈復有此是得謂之當其實乎且職居其一而為之加者至于再三既加其階又加其勳又加其封求之於古安所取義隋唐贊言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無俸祿之資無營攝之柄無見敬之實無免役之優但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所謂假虛名而濟實利者然而漢之始初無所假亦足為治假之又假實不勝虛何以勸人凡唐制自勳階進者叙以散官封公蔭叙明經出身亦以散官第敘進亦以散官故未有職任而授者有已職任而加者有兼職任而居者是不特虛假與試官殊科宋朝改官制始以唐散階為寄祿官勳官遂已削去而封爵食邑猶存

古者世祿不世官

威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胡氏云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不世官仕之必以其賢也使之必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昔者有自野耕渭釣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陟彙賢寮相大戊武公世美入為司徒不以世故疑之也伯鯀既殛禹作司空察叔以因仆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而廢之也惟其公而已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蓬門老身而不用春秋書仍叔之子云者示戒深矣。林勳云以穀祿故世祿而不世官蓋世祿則世子弟無失所之憂不世官則入仕之源清而官無冗員之濫其意若曰世類苟賢則食禄自與庶人等矣此先王待遇賢臣重惜名器之善意。聘菴云

世祿所謂有田以處其子孫也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則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甚哲嘗有功德於民報之宜如此忠厚之至也

古人以穀粟制祿

呂氏云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六百石者七十斛百石以下有計食佐吏之秩計食月俸十一斛佐吏月俸八斛安能給雖有計食以上之說呂不韋死其舍人六百石以上奪爵以此攷之則漢之祿秩大率皆秦制其間必有增損則不可知爾孟子論周室制祿自上農夫食九人積之孔子使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而孟子為齊卿其祿十萬鍾然則自古至於秦漢無不以穀粟制祿也荀綽晉百官表注載後漢延平中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十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當殤帝之世百官俸祿猶米多錢少況於古乎

漢吏祿賦於民上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吏祿各有差其見於百官表之注者皆以穀計也至廣律則謂丞相大將軍俸錢月六萬是則漢祿穀多而錢少如貢禹拜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萬二千蓋寬饒以太中大夫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當時亦不以為祿厚加之節臘有賜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恥于利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哀帝又益吏二百石以下奉自是小吏稍稍優游至平帝時諸吏之初除者皆食半俸滿一歲為真得食全俸比二千石以上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大抵亦高爵厚祿者損之耳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故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為八十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為五十五則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吏之俸也宣帝哀增二百石以下光武減六石以上其損益之制不同要皆有補於小吏

唐俸祿

職田變而為地又未幾而罷罷而又置職田公廨本錢有俸有料有賜或年給季給月給日給春秋給給其後無事則增加軍興則半給其後愈增愈重天寶數倍於開元大曆數倍於天寶建中又倍於大曆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自此以後大率外官俸錢重於內官有自方鎮為八座至謂罷權有自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牒

宋朝祿秩

祖宗留意養賢前代俸給未有實數也而今給以實數前代俸給未有實錢也而今給以實錢省官吏也諸臣以省俸之名歉其君以增俸之實豐符則加之在寶元則不減之其為士大夫慮至悉也然此皆天子意也非臣子自為身計也自元豐諸臣又有職錢所以入者寡矣以元豐之制比其身寄祿官有俸錢職事官又有職錢之元祐最為優異而奏況省言也雖曰五品降為六品七品降為八品

然此特章服爾議請減蔭及用舊品而又奏以省言也元祐稍減於元豐而紹聖復沿於元豐其切於已計如此哉然此猶未至於極也崇觀之際臣自奉過慶俸錢職錢之外又有食料等錢有言之者則必減俸非治世事之說止之噫古之制祿為天下公後之制祿為一已私竭膏血之私奉溪壑之欲君子為之寒心焉中興以來一洗陋政其謂增損得其道矣然嘗攷之祖宗之制可為後世法者非一而其大要有三一曰優小吏二曰優外臣三曰優故老選人之俸懲墨增之小官之俸紹興多增之非優小吏乎小吏加優則廉節益矣均給外官職田見於慶曆按去外官供給見於紹興非優外官乎外官加優則輕外之患去矣淳化中致仕俸給如分司官非優故老乎故老加優則待賢之意篤而來者知勸矣雖然上之所以待我者厚矣我之所以自待者宜如何曰觀順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以溫飽為念而從事於裒侈貪金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豁非所望於君子所給俸祿請之於府在職奉使不肯廉給天下未始無鄭公伊川也然不可謂

皆鄭公伊川也自出祿米以賑貧民自分俸錢以賑荒饑天下未始無
危難王居白也然不可謂皆危難王居白也

資格

宋朝堂除及資格

國初官人之法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太宗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
東西審官之權而歸之左右尚書文臣之差注吏部若得專其責矣然
監司郡守及御史實即以上皆中書主之正將副將准備將以上皆樞
密主之此堂除所以為重本也祖宗以來資格甚嚴其用某人也必曰
嘗歷某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而三司副使至是方
除待制焉由正將而邊守州鈐而邊帥路鈐由邊帥路鈐
而都鈐總管官至是方選管軍焉一資一級至不輕也自熙寧大臣引
用新進有邑宰資序而為監司郡守者有選人未改官而亦領俊按者
官制既行資序止於吏部朝廷所除出於臨時而文臣之資格壞矣自
致和之官爵日濫而橫行之任下及匪人邊郡之除無異正任官制復
行武臣直博皇城使雖樞臣莫之能改而武臣之資格壞矣夫待常才
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如徒以資而已則盛德善行瑰奇偉雋之士或
拘格而避回然專於次用望則往繆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進矣其
用望之弊當有甚於資也且祖宗之朝間有不次而舉者有特旨而授
者畢士安以待讀學士兩遷而正端揆宋琪以兵部員外三遷而吾端
揆王顯閤門使也其正西府止於一遷此固非純用資格者然資格終不可廢也李定以資淺入臺三
舍人不奉詔武功大夫之轉橫行則紹興建臣深非之為蓋資格嚴則
人望為足貴用望者多僥倖者至斯亦不足貴也已普范文正公為百
官圖以進指其遷進遷速次序曰如此則為序遷如此則為不次憲必
有范公而後可以用資寵忠愍議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公曰用一牙
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憶必有范公而後可以用望不則資望俱失矣

孫洙論資格之弊以為今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拘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孳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莫以救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固卑位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拘之也才足以堪其任不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累資考級而得之矣位不慶才功不責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孳之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裴光庭且二子者其當世以累之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為今之急誠宜太刓繩弊法簡校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才為資序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科無以深資久考者為高選智愚一別善惡陳前而萬事不治者後未之聞也

任子

古者官人以世

成周之世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聶召其嘗之韓趙樂毅荀之高國陳鮑漸之孫寧孔石宋之華向皇樂鄭之羊馴國遊鬻之李孟臧展楚之鬬為申甫皆世不乏人與國終始

選擇而後用

盤庚之告群臣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觀此則知是雖以其祖父舊勞王家之故猶必加之以選而非泛然錄用若後世之無擇也

任子保任之法

任子之說起於劉向以父任為郎中釋者曰言為父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也而眉山蘇洵上書仁宗亦云所謂任子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第云爾由是言之任者保任之謂保其可任不保其不可任者其後易保任之名為奏薦亦以論薦人才之義而已矣以趙括之與父異心而其母上書括不可將如有不稱請無隨坐是母之親不敢保任其子也義縱少為群盜有姊以醫幸於太后欲官之

娣曰有弟夫行不可是以娣之親不保其弟也夫保息者婦人女子之常情也以括之母猶不敢保其子以縱之姊猶不敢保其弟于以見古人保任之法蓋如此其嚴也而況夫受國家之爵位號為人之父兄者乎

婦人女子之不若也昔衛子思有言曰武王之母第八人五叔無官心德故也公孫黑之將死請以其子為右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當任之不才將朝夕縱汝又何請焉是古之任子者有無為可否之明驗也後世失古人保任之意惟其恩澤所及而已不計其賢愚也惟其移法所得而已不擇其可否也於數子之中苟有一人兩露之未及則為沒齒之遺憾視數小子之態固不獨一張禹為然也是以上之人知有隨其所已任而予之矣異時不如所任不優詰也下之人知有挾其所得任而求之矣才德之堪任與否不暇顧也胡不觀祖宗立國之初減齊郎馬之目嚴簽補校試之科恩數為不數數而予之也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大禮爾祖宗在位二十三年五講郊禮爾益有雖經素篤而便疏引對尚有可否予奪之權行乎其間非可以斷斷而取必者也遺

奏之恩告老之澤不汎以施之也惟視其平昔勞績之為輕重爾

漢制二千石九卿得蔭子弟為郎其為虎賁諸郎者皆許父老子代或發于刺史守而名績流著亦蒙恩典錄其後嗣如汲黯張安世皆以父任而衰益亦以貴兒任其為郎一也而等有四議郎中即侍郎即中號三字郎而悉屬於光祿勳以給天子宿衛獨議郎不領便宜之數光祿勳歲以四行察其茂廉才迹優異始舉至高第然後出補長丞異時遷擢亡而至於兩府初無限格然放之於史貢禹少光祿勳大夫二千石秩惟有一子猶未得祿故以御史大夫卒始以特恩任其子為郎桑弘羊為御史大夫自以為有功於國欲為子弟得官而武帝不與

唐資蔭甚濫然其選輕

昔漢世祿之法雖發而任子之科亦優九朝之公卿子弟尚以父任況任皆得為郎亦可以為優矣魏晉以中正取人其實純以閥閱為尚然

其立法本以德行為先反以門地相尚是為名實背違所以未為公論
若唐之興以儒科取士而資蔭自為一塗然而議者多言其濫矣高宗
時劉祥道所言雜色入流者謂三衛番官親事帳內品子雜掌兵部散
官此則皆資蔭之流而謂之雜色抑不少矣所謂三衛者曰親衛勳衛
翊衛皆大臣之子孫為之分番宿衛而後授祿任所謂親事帳內者文
武三品以上乃給而以品官之子為之所謂品子者有納課品子歲取
庶臣之子上之兵部納課十二歲而後試量文武授散官有投錢品子
日本僑以簿附朝集使上之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官又有太廟
社稷齋郎皆以武選而崇文實文又四門館生又以文授凡此皆唐資
蔭之目也然楊國忠以其子暄舉明經不中授典舉者達奚詢聞之大
驚遂賓之高第俄與詢同列則當時擢要子弟欲進身通顯亦必托之
儒科則任子之目雖狹其選為輕而唐之得人於科目為盛故賴此耳
惟李德裕以任子位宰相乃言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為史臣所
譏宜哉

任子之法宋初甚嚴乎減察即進馬之額立蔭補及試之時其入仕之
路至艱矣趙韓王以佐命之功出入將相二十餘年而其子之為六宅
使出於天子之特授其弟之為河南推官攝十年不刷調大臣之於子
弟如此則當時之群工百執事又安敢有所希覬哉益自盧多遜之禍
其子起家即任水部員外則其憲驟矣自呂蒙正為三弟求官雖止授
其子京秩而其弟特注縣主簿則其路廣矣然猶未至於濫也祥符中
錄王超之子德用為忠佐超之建旄秉鉞已二十二年則是祖宗朝嘗
軍方鎮未有奏蔭法也淳化中從魏咸信之請以其子為大理丞咸信
以宰臣之孫為駙馬都尉則是祖宗朝天子之女未有奏蔭法也太平
興國中以杜太尉補東頭供奉官甚矣以昭憲之姪從太祖幾二十年
則是祖宗朝貴戚妃后之家奏蔭之不濫也至于後日橫恩四出誕恩
之恩起於至道其後至於推恩之濫入流增多矣效禮之恩起於祥符
其後至於一郊所奏且數百人矣國初無致仕之制官給事而致仕者

其子同學寃知制誥而致仕者其子試校書給事知制誥皆曰侍從且特恩也明道初員外郎致仕者其子試校書三丞致仕者其子為三丞即是今之朝奉奉議皆得官其子矣又其甚也有易簀而請者有便服而請者致仕之恩何其濫也國初無遺表之制韓重贇之子為作坊副使劉惟之子為大理評事亦皆一時特恩也真宗以後乃請日繁其初已官者或止遷秩而後則盡補白丁矣又其甚者妻族外甥悉皆露恩門客僕隸亦蒙甄錄遺表之恩何其濫也未離襁褓已結縉紳不限賢愚緊居祿位此非孫沔之言乎承蔭既多受蔭已重行恩在已假奏為名此非裴明允之言乎弊而至此亦可嘆也已今誕節之恩嚴之久矣而三者之弊猶改也益亦少加之察乎淳熙之志文臣負即武臣副使終身止任一子正即正使再遇大禮者增至於三陪郊者展至於冊而遺表之恩致仕之恩又皆為一品節令之制猶在也遵而行之則在今日

任子較試之法

宋朝公卿子弟奏求仕也則命之入學其既學也則嚴之較試既試矣又有覆試之制有引對之制覆試而三事夫實坐其主司若奚與王勝孫之貶是也引對而學業未精俾之再學若錢象中陳宗紀之黜是也既之既精察之既詳可以例用矣而猶未也太祖朝叅摳之子並授供奉官太宗朝大臣之子止為六宅使夫其處之右職艱其仕路寧不謂膏粱之族未能諳究吏事耶至其後也有同為相臣子而或授以即官或處之右列者有武列之家授以文秩而文班之後命以武官者因其所能為之區別意亦嚴矣蓋自引對之法嚴於天禧考試之法更於熙寧甚而有免試之制有陳乞之法不惟不對於便殿亦且不試於有司皂白不分廩賜無別此任子所以濫也厥今引對之制不可復矣祖宗覆試之制亦不必複矣惟銓試之制嚴而行之庶乎其可也

漢朝久任

久任

漢制遷吏三歲一更而其他官吏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貢門歷三世不徙官

此其在內然也有為京兆五年張敞有為刺史五年朱博有為郡守八年黃霸
未嘗不久任也王嘉謂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
石長吏亦安官樂職是有苟且之意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易置也
苟二千石治行課最則特優遷擢以重斯民去思
之心至其屬吏則其太守察其廉汚而進退之故郡丞雖老輩或以其
廉而不欲數易黃霸曹吏書佐選其可用者而罷斥諸病吏朱博亦安有具
員而終任者哉當是時惟長安最為難治而尹京兆者往往久不過三
年近者數月一歲之數傷夫以罪過罷張則知漢之久任固以其吏之
循良而貪汚皆冗輩亦豈容久病民哉

宋朝久任

官守數易弊法也而將相之數易監司郡守之數易其弊為尤甚祖宗
朝通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簡之相亦十年
皇祐用相漸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而丞用丞罷何鄭已切議之良以
遣發之任張百官有司也任之則勿疑疑則勿任祖宗朝郭進之守西
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誨之守通蔚凡十四年
其餘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餘年蓋不可悉數夫閫外之任古人所重委
之也專任之也久則可以責其成效擢之采幾而遷之隨至雖有頓狗
所用之祖宗朝宋博轉運使河東凡十一年宋瑫之知秦州凡六年將
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任蜀者或至三治牟桐廬者或七年不遷而
知滄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發運使未數日而又遷諫議則吳申力言
之夫親民之職不可屢易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令
宰一易則擾一縣送故迎新勞擾萬狀五日京兆好者侮之雖百龔黃
何所容其技耶祖宗朝曰相曰將曰監司曰守令無一不久其職者正
為是也不寧惟是張質之在樞密五十年王貽永為樞密十五年古之
以司馬為氏不過是也陳恕之在三司十二年李士衡之任筦計二十
年古之以倉庫為氏不過是也趙師民拊安國之在經筵或十餘年或
二十七年所以養君德者多矣司馬光劉溫叟之在臺諫或五年或十
二年所以格君心者久矣張師德九年在西掖章德象十二年在翰林

所以出納王命者當矣雖然亦視其才德如何宋琪自外即歲中三遷為宰相向敏中自外即百餘日正西府可以速則速又不容以久任之法拘之

人才

嗚呼天之愛人甚矣其有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屢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咎也雖然是氣之屢於此也則必有所信於彼其消於今也必有所息於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則必為之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使夫國家猶有所依以立而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故七國將變而已生亞夫以擬之矣新室將亂而已生二十八將以擬之矣天實至德之運將厄而已生郭子儀李光弼李晟以擬之矣

節義

大學衍義之實而七

伏節死義之士何世無之顧上之所以養之如何耳高祖之初丁公不忠於項羽而戮之以徇衆鄭衆不奉詔名籍而貸之以激世田橫不肯歸漢而自殺則壯其節而為之流涕嘗不下漢則嘆其守節死義之國而不忍看之所以培養氣節保獲風俗以為後世憑藉之計者不淺矣故其後士大夫皆知節自守不為勢屈不疑之不肯解劒貢禹之不肯改官不受卒徒嚥首如田延年不聽兩吏挾持如蕭望之不拜大將軍如汲黯不屈節于單于如蘇武其凜凜英風使人激懦而憎氣以至田申賈人也責陽以義有烈士之風樓護俠徒也議論常依名節而聽之皆竦其他可知矣惟漢世之君陰有以養其氣不沮不挫而自有以銷其犯上難制之氣故其人亦不以節行自矜而無矯激之名忠而不許剛而不暴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後世獨以節義之名歸之東京者蓋東京以節義為尚故也惟其所尚者在是故士大夫相尚成風而未免有詭激之患要之東都尚節又不若西漢有其實而亡其名

歐陽公朋黨論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也哉當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唐實録見文對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乎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矣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以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

奪國

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致之罪則有可誣有不可誣者不能偏及也至欲率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爾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國而去君子者惟恐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聲同指自然之理也故聞善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近則為人主者悵悵然誰予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在位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而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欲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守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監哉可不戒哉

漢黨錮

始於甘陵南北部成於陳蕃李膺與太學諸生終於張儉等。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

而欲以口舌被之戚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身至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殄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溫公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言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威靈與侯覽曹節輩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二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梁李振也三黨盡宗社存亡其果君子耶抑小人耶○又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術以氣節以議論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以邪慝以恩知以勢利窮則相陷達則可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胡安定

漢唐黨不同

八厨八俊之徒起於漢而儉人切齒於上八關十六子之目起於唐而賢者脫棄於下均為朋黨之失然而在漢而節義之風有補於漢存慮而鄙利之徒有損於唐此所當監也

歷代黨相

憲宗德裕相武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德裕才優於慶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傾無所不至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者度不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一也夫為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人之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怨欲必行焉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其能免乎范淳夫

宋朝朋黨

宋朝慶曆黨時慶曆四年初呂夷簡嚴相夏竦受樞密使復奪之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在二府歐陽脩等為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之不肖也竦銜之而仲淹皆脩所厚善脩斯言罪不形迹顧忌竦因與其黨造尚論目衍仲淹及脩為黨人脩乃作朋黨論上之其詞云朋黨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當時竦黨至謗誣仲淹韓琦富弼有不臣之心仲淹等相繼罷去石介

戰至斷裕元祐黨紹聖以來貶竄元祐臣僚至徽宗崇寧元年令有司
攷校姓名章疏言涉時者盡加責降尋又籍記元祐黨人以司馬為首
凡三百九人刻名于石後有蔡黨王黨之目亦至靖康之變原其所由
實由元祐大臣初以兼容小人為寬大元祐八年大防欲用揚畏為諫
議大夫范純仁言黨用邪人遂固爭避位大防不悟竟用畏為禮部侍
郎畏尋上疏乞講求神宗法以成繼述之道自是悉召用熙豐舊人實
畏發之焉尋又有調停之說盡用小人排陷君子去盡故
方其始也非惟排斥小人為黨而君子亦自分黨內自相攻如洛黨程
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蜀黨以蘇軾為領袖呂陶等為羽
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衆及其終也至紹聖初
同以元祐黨令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已

續集

群書考索卷之四十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寶校正

○兵制門

周兵

兵志序

古者制兵必有法其法必有志夏有政典商有伊尹兵書周有太公兵
法司馬法戰國有孫吳兵書皆志其也自太史公八書止於律書言兵
班孟堅漢史止於刑法志言兵於是漢晉隋唐舊史皆無兵志惟歐陽
公作新唐書始志兵故凡歷代用兵之法掌兵之職養兵之具雜出於
傳記之間參末源流無所統壹郵於服日採掇大要所以備漢以來兵
志云

周兵寓於農將寓於吏

夏官司馬序官曰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三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鄭注云伍一比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蓋當時之制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將居則為鄉大夫出則為將帥長與卒黨為旅州為師鄉為軍當時之將帥皆吾民也司馬故事大伯云比長因為伍長閭胥因為兩司馬族師因為卒長黨正因為旅帥州長因為師帥鄉大夫因為軍將其不待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馭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呼之煩而教不闕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大伯又曰此則六鄉為六軍也按遂人註庶成云遂之軍法如六鄉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也林賢良曰井田必為鄉遂井田之別所以寓軍法王畿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更迭用之國勢而民不勞可謂善矣若夫采地必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則亦異焉

甿寓於民

凡歲時軍旅之事以鄉遂之官登其夫家簡其甿器治其車輦以縣師稍人之職作其司徒會其卒伍治其政令則此等官宜領之司馬而乃屬於教官以此見周人之甿出於民民事治則軍政舉於中

夫家數

周禮所謂夫家者一夫受田百畝家出一夫而已然亦有合居者故小司徒又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蓋雖合居亦惟計其丁壯而用之與別居者無異

甿數多而民役簡

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為甿軍千乘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為甿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用以征伐之大數也若乃王畿千里畺賦萬乘則六軍所用特其什一而已漢志云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甿車萬乘故論萬乘之賦為馬四萬匹士卒九十五萬人大國一封軍賦千乘則三軍所用特其半而已漢一封三百六十里提封十萬井甿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然周禮公侯或五百里或四百里則兼附庸言之故與此不同至於次

小國其所用之軍蓋亦無以異此此其經常之制可為後世式也切嘗攷之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夫列國之賦皆通此數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亦可見七家賦一夫蓋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以七夫付一夫又用賦之十一為軍故也諸侯之國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一後焉耳三後焉耳不亦簡而易從乎雖然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如晉有許田之類有公卿大夫元士之祿謂之內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以屬任其民者不一而足故其制賦之數視侯國特輕焉欲其以勞逸相兼也至於侯國其歲則有朝覲會同之役其征伐則有動王敵愾之師至於衛杜稷脩封疆簡卑從備器械治兵振旅無所不用其衷故其

立甸之法按康成注小司徒以為是采邑之制如杜氏所云亦即采邑寓軍之制周人六鄉六遂雖不用立甸法然通亦此數計之王畿百同一同之內則為百甸百甸而百乘百同而萬乘每乘七十五人則王畿千里其為七萬五千人皆凡十適當六軍之制十倍矣天子凡征行不過六軍以十分而迭用其一此所以民不勞而國不危也是豈若秦漢以後之用師動以百萬之衆決勝於一舉而能弊然而立甸法獨不行於鄉遂者蓋除鄉遂十六同外自餘地以往所餘八十四同自可以為六軍者有八其奇者猶三萬人周公之制六鄉六遂特為天子之衛而有所征行則於采地之中迭用其八分之一以備六軍猶有用不盡者三萬亦可以充補卒之備古者制軍如此不窮民力

春秋成元年作丘甲杜氏注以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長長轂一

林

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十二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出合魯使丘
賦之（按社民說似不通周制四丘為甸如此則是魯人增四倍之賦魯公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聖人猶不至如此惟之甚哀李靖說頗通）胡康侯曰作丘甲者益兵也古者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乘之賦也魯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禦爾唐太宗問李靖楚黃與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則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鬼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丘共出三甲者今使每丘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丘出一甸之賦（林曰）

內政

內政之法自五家為軌積而至於十軌而為里自四里而為連積而至於十連而為鄉軌五家也十軌則五十家而四里即二百家也故二百人而為卒十連二十家而五鄉即萬家也故萬人而為軍率一家而為兵者一故分齊為三軍得精兵三萬人周制之在司農率三農八家其可任者二十人以一井率之甸六十四井為夫一千二百有八十矣司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士卒七十二人大司徒同籍民數彼其衆而征於司馬者不能十之何耶民悉可以為兵而不悉以為兵也非特此也司馬法又曰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夫百井之城除宮室涂巷三分之一餘六十四井即一甸也今又特三十人何耶兵籍甚具比征調則止此爾且兵者視農而益損行者視居而益損先王所以休民力者如此今仲之制率家一兵率五鄉一軍更代寢免未聞焉其名為寬實視周為苛矣得無嬋民力乎況周制處農於野處工於肆處商於市蓋相資而不相病也今仲以工商別為鄉六不與仕伍專幹利以給費得無以末病本乎若仲特強齊之桁耳（盛周大國本七家出一人其征謂二人只用一人是十四家送出一人征調陳君舉云）

仲欲得志於諸侯要使一旦用之大國不及知小國不及備而獨於都邑之近地分為二十一鄉而以農鄉十五以賦三軍則是五鄉萬家為一軍家出一人每軍萬人其視古者七家出一人其征調又二人止用一人之制大有間矣然其三軍惟出於農鄉而工商六鄉不與焉即軌里連鄉以寓伍戎卒旅其視昔時居則為比閭族黨出則為伍兩卒旅者未甚戾也蓋其時在鄉曰農在軍曰士而文學之士獨不在於二十一鄉之列者所以表其貴於四民而居之間燕晏故管子以軍民言之則曰士農之鄉國語以軍言之則曰士鄉彼韋氏謂士為軍士而詹尚書乃謂十五鄉士民共之其意以為閒燕之士此固不待辨而知其誤矣又況禹制賦法皆出於農惟田與追胥則工商竭作今也既曰公帥五鄉高國各如之而又曰公帥十一鄉是其合工商六鄉言之即竭作之遺制也

宣王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夫以井田寓軍制何可料也自是而至於春秋世主而急於立功疆圉威以慴士伯諸侯詈文為前行都鄙其志奏穆以喑陣而服隣國楚其以簡師克鴈終吁益又專矣若夫察之攻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秋自為法代相長雄先王之制掃地盡矣

魯作三軍

周禮大國三軍伯禽時有三郊三遂春秋譏魯作三軍說者以魯本三國悼於大國之賦而自損其一其後三家將弱公室而作三軍理當然也季氏竊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盡仍舊法亦故謂之作

譏兵不出

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則冢宰命師于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發之則譏兵不遠征明矣在易高宗伐鬼方有賞于大國雖天子之親征亦用諸侯之師劉文公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諸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平王東遷以王人出戍則揚之水刺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人會伐鄭矣左氏未嘗載王師之出惟敗績于邾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

之焉至戰國時京師益弱諸侯往往猶畏之當時告楚者亦曰一周當一百晉不百韓不足以伐周說辭雖過實而亦可以見畿兵不出其力

常裕

周志三變至秦而極

居之六官司馬掌極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鐲鐃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鄉遂家任一人而未嘗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為之根本外有封建為之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民境平王遷洛邑晉鄭得以同

[illegible]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威作內政有什五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強而井弱矣曾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illegible]而剛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殊懲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胡之騎士皆導民以力爭誘民以利鬬六國之軍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大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illegible]王殊民戶三男子並為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未逸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鬬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三變而秦郡縣侯國則外無弊輸之助天子孤立于上而中國與四夷為隣所籍者萬里長城而已阡陌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悴于下而中國與四夷為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烏得無椎剝肢削之患有事用兵烏得無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所本矣

群書考索卷之四十

畢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續集

○兵制門

漢兵

漢京師無養兵之費

西漢之世財用沛然正以京師無重兵爾嘗試以有官志計之南軍總為四千餘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稽考以宮掖司馬所領者論之多者百八十人少者三十人八人況十二門止領於一校亦可槩見然此是中世以後之制若高文之世未有羽林虎賁未有七校其數當益少也若乃高帝征黥布發關中兵及中尉卒三萬人軍灞上文帝備胡以三將軍軍長安而惠帝末年發車騎材官詣榮陽是皆調兵民間因事設屯事已即罷非繫京師所養之兵

武帝變兵制

初高帝誅南北軍不以出征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徵召甚便也自武帝窮兵黷武無窮歲至以中尉之材官赴遠恐京師無重兵易以生變也於是內增七校則又恐中尉之權太重也故又以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也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之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世家為之則長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患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士卒物故者衆民多買免於是發及謫吏元狩六年初算緡錢及謫民大初元年初算及七科謫異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五必察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高皇寓兵於農之意安在哉

漢更卒

更有三品卒更錢更過更踐更古者正卒無當人皆當先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錢顧之一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之人皆當戍邊三日律所謂繇戍者雖丞相子亦所不免二日衛戍不可人人自行而行者亦不可便選因留一歲一更諸郡國輪流更戍也陳君舉百人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

漢賦兵

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雖貧者不免為兵故凡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而非素養者也自其年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傳之疇官以給公家縣役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給於郡縣則為材官給於邊徭則為戍卒皆一歲而代其給於縣則於吏卒一月即更代往來道中衣裝悉自補惟衛士衣食縣官罷遣循享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謂之罷癃老弱在所不任高帝紀注其已仕於郡縣而已被薦舉者皆不與給兵之選惟戍邊重事雖宰相之子不免高紀注而國有倉卒之寇當兵數少不足辦事則有一切調發凡其所當免者亦在行中謂之奉命昭帝紀注此其賦兵之大畧也

七科謫

天漢四年發七科謫張晏注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漢發兵

齊哀王欲發兵誅諸呂中尉曰非有虎符為驗不可發兵膠西王舉兵弓高侯詰之亦曰未有詔虎符而擅教兵王其自圖之栒陽侯擅興縣賦則削爵信陽侯坐擅國人過律則論竟信陽侯坐擅國人過律則論竟而死者有為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而免者夫漢之兵散在郡國宜為王侯群國之兵也而發為之禁若此夫是以兵散天下而禮歸一人此漢所以防微杜漸制兵之大畧也古者以牙璋起軍旅漢初則以羽檄召兵于郡國後用銅虎符

漢軍賦

漢軍賦有二其一則丁賦民年七歲已上歲賦口錢二十有三及十五以歲等百二十也其一賦則若軍人貲萬錢取等百二十七至於貧民亦以衣服金龍為貴計之直而等也至於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及二千石卻者亦給軍賦則又不特取之於民矣蓋漢兵出於民乃其往來成者道中衣裝悉自補從軍旅賞之發或自貲子錢家兵猶未衣食於縣官而其所賦於民者殆不過於庫兵車馬之資而已調兵遠征則食其所郡國之粟此其所以無列屯食之費也

漢兵權在內則分在外則專

漢初軍未有節制故天子得以入其壁而奪之軍自韓信裕申軍法大抵兵在內權不屬於一人兵在外權專於主將且以南北軍觀之司馬屬於衛尉者也然司馬見衛尉不拜不私於衛將軍正次於將軍者然正不屬於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兵權散主不備屬於一人此內兵之制也至於開外之寄授鉞專征則自偏裨而下皆屬焉徙部合軍皆大將之所令辭矣道聞伏誅霸陵尉以報私怨則不以專殺為嫌李廣細柳營以拒先驅則不以擁權為僭此又兵之在外者也然則胡建為南北軍正擅斬監軍衛青為大將軍不敢專斬將正有得眷秋發舟之僑以徇國之意或越以私意行殺有間矣

或曰班固不志兵止於刑法志畧言其端者識漢不能復古也然用兵之法則見於藝文志掌兵之職則見於百官表養兵之具則見於食貨志蓋漢史事多互見非若後世悉為之目也藝文志有張良韓信刪次兵書分為四種與夫將之用兵其變態百出則見於信越程李衛霍等此皆漢世用兵之法也百官表及紀載傳漢初韓信為大將曹參為右將灌嬰為騎將周勃為太尉入北軍亞夫為將軍屯細柳武帝以光祿勳掌宮殿旅力期門羽林之兵皆屬焉衛尉掌宮門屯衛諸屯衛候之兵皆屬焉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屯兵即南軍中壘校尉掌北軍入校宿衛之兵即北軍郡國有材官騎士有樓船邊郡有守將都尉有校尉都護此皆漢世掌兵之職也貨志及紀傳所載高祖征叛文景禦侮以中國之民足中國之兵聞不足若十五稅一司農諸倉布在郡國築賦太半卒更平價亦在郡國也武帝北征匈奴南平百越東

代朝鮮西通西域馳心分界之外乃兔亡秦之禍者惟箕商卓惟箕錢惟權酒酤惟權鹽鐵作幣造金以贍用賣爵贖罪以入粟拜方六郡廣開田官以屯田六十萬人而民田租稅實未嘗加多也此皆漢世養兵之制也田官名曰農都尉見東漢志漢末猶初曰典農夫自井田封建之制盡滅於秦人之手伶是天子之地與四夷為境天子之兵與四夷為敵用兵之法必尚韓信之訓而司馬法無所施矣掌兵之職必循漢武之後而周官無所用矣養兵之具必至漢法之刻而先王中正之制棄置而不問矣此其勢所必至也然一代之興其初必於三者寧民而自損及其衰也必於三者刻民以自寧其所異者如斯而已

武帝征匈奴

自秦以來中國既與夷狄為敵故校之盛衰有候而此之和戰亦有時其勢皆有不能自止者矣匈奴自戰國至于漢初其勢方張漢自高惠奮蹶之餘至于文景其勢未振一強一弱為強制矣五六十年間恭儉之積既厚而後以英雄之主繼之兩強相值其勢不得不鬬矣不鬬

則已闘則必非一日之所能解也嘗觀武帝初即位東甌之救不欲出兵符發郡國兵匈奴和親之議初年蓋從韓安國之計又二年始從王恢伏兵之謀自是以來彼大入我邊凡十六七此大出兵以擊之亦十五六自王恢馬邑之後大抵彼先發此應之是兵法所謂應兵非師出無名也元狩四年衛霍出塞大有功史氏書曰是後匈奴遠遁然是時使任敵于單于怒而留之未幾復入塞斬狄山頓而去彼何遽遁之有我元封元年勤十八萬騎北登單于臺史氏書曰匈奴懾焉然是時郭吉告諭以上指單于怒而留之元封四年復留路充國天漢元年復留蘇武遂使使破奴沒李陵降黃利屠彼又何震懾之有哉夫帝與匈奴鬪終身不解者彼積驕盈之氣此懷雪恥之心其勢皆不能自止也迨夫五單于爭立彼之衰也有恢而昭宣繼治此之盛也未艾欵塞來朝奉珍入貢斯其時矣武帝嘗語充太子曰吾當其勞以遺汝豈知斯言始驗於宣帝之世乎帝如知此雖不窮追後人享逸亦自有時耳必不過於自勞也

元國用田金城置屬國降羌於此金城不如武帝徹之於邊郡

文帝用晁錯之策入粟塞下武帝內置六郡田宮外此京師之境惟畿內欲田輪墓而不果然則漢之用兵未嘗抗十七條而守西門之藩也

隋之入陳賀若弼自廣陵渡江而陳人不知韓擒虎自橫江濟采石而守者皆醉田不能用蕭摩訶遊戰捲襲之策而攻守之備俱廢也吳與陳君臣皆腆而不覺是以敵能飛渡耳苟能如孫公君臣逆戰於前後援於後晉隋安得而逞其志哉不獨此也晉太元中（孝宗淳熙）桓冲以荊州強漢之卒猶未集京口而淝水之役秦兵旗鼓千里先至項城頴口而京州蜀漢之卒猶未集也朱序謂謝石曰若秦兵百萬盡至難與爭鋒今乘其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其言於是謝元遣劉牢之趍洛澗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遇於淝水秦兵大敗此亦周瑜逆戰之意也人皆謂昆陽亦壁淝水之戰本之天意而非人力曾不知用兵之道以少擊衆奔其前而後者不支挫其銳而大勢瓦解初不論夫衆寡之不敵也若夫魏文臨江而窺吳會魏太武飲江而營瓜步對江為陣則此之守禦也易

為力苟如赤壁淝水之役破江而下非逆戰則不可矣（自赤壁之戰又五年而有濡須後曹丕再臨江而退吳亦不追蹑彼此各保境聲以自固而已蓋是時吳蜀自為陣地魏明帝初年吳蜀既合後諸葛駐漢中陸遜大破曹休於夾石未幾亮卒大罢如此故自赤壁一戰之後其他小勝負皆不必論矣）

漢南北軍相制大綱

唐舊史志云職官志漢南軍如唐羽林北衙禁兵陳氏博議云南軍指十二城門及三輔所屬中尉之兵北軍指郡國材官騎士皆上於衛尉者愚按周勃以一節入北軍其時呂祿雖去北軍而呂產猶在南軍故未敢聲言諸呂專事（見正本）以見南北軍必有相制者如唐李訓所云也二漢百官表志曰武帝於光祿勳令（即中令）之屬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壘光武改為北軍中候其屬有此騎長水二校尉掌宿衛騎士光武又有虎賁輕車校尉胡騎虎賁是八校者雖知於武帝而宿衛步騎之兵則非初為之也是所謂北軍也衛騎兵又步兵射兵二校尉掌宿衛騎兵光武又不常置光武大抵騎虎賁是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也兵北軍掌宿衛步騎之兵則非初為之也是所謂南軍也八也司馬有十二門候是所謂南軍也

漢南北軍本末

古者前朝後市一城之中王宮在南故衛宮之軍以南名之宮城之軍既謂之南京城之軍又謂之北宮在南故衛宮之軍以南名之宮城之軍兵師古注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明矣六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以此考之則南軍在宮內按百官表衛尉掌宮門也衛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以此知南軍衛尉主之也又按百官表百官志西漢中壘校尉主北軍營壘之事至光武蓋為北軍中候而西漢之初中尉屬官有中壘令丞尉而中尉所職乃逮徼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兵而中尉主之此漢初之志也（漢武帝增入校尉名為執金吾）錢曰漢京師惟有南北

二軍亦如唐之南北二衙也唐兵志南衙衛尉是北衙禁軍是胡廣謂衛尉巡行於宮掖則金吾徼於宮外相為表裏東漢注而唐李揆亦云漢以南北相制然二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更番為之初未始有定在之兵黃圖注

衛尉　衛士令丞　諸屯衛候　諸屯衛司馬

衛尉表勿皆亡員多至千人掌守門戶武充軍尉

衛士令丞　諸屯衛候　諸屯衛司馬

中郎　五官中郎將　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　侍郎　中郎車將

郎中戶將　郎中騎將

期門府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常元始元年更名虎賁

期門郎　虎賁中郎將　期門僕射

羽林府表武帝太初元年置名曰建章營衛後更名羽林期門

羽林郎　羽林孤兒　羽林令丞　監羽林中郎將　監羽林騎郎將

羽林黃頭郎

都尉通典西漢秦駙馬二都尉並屬光祿勳

秦車都尉　駙馬都尉　騎郎將

欽定四庫全書

法浸弛昭帝募吏民衛京師亡員三百名優游無事五校作五營時中壘屯北軍中候掌監五營光武省八校為南北軍長安或謂北軍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募知

郡國都尉省併矣為宿衛兵郡國無都尉試補京師緑衣如故又羅天下

輕重騎士材官騎船名習楚民伍而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而番上也此後所以

胡廣謂衛尉巡行於宮掖則金吾徼於宮外相為表裏東漢注而唐李揆亦云漢以南北相制然二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更番為之初未始有定在之兵黃圖注

益寬號為衛尉司馬衛卒羅列遮顧習者自武帝用兵增置八校中壘北軍長安或謂北軍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募知

胡人事者為胡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召募之兵復恐中尉之權太重乃於光祿勳增置羽林期門為宿衛而與衛尉同掌宮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城兵猶未遍出高帝發中尉卒立軍壁上文帝發中尉材官材力調發民間即非南北軍校作五營時中壘屯北軍中候掌監五營光武省八郡國無都尉試補京師緑衣如故又羅天下

越元鼎而京師之兵始從容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也如故有警則發

雖金城去京師遼絕而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從此而遣矣神爵元年西羌反發

以太常任千秋為五校將軍擊西羌自是而後益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

北軍

中尉 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中壘令丞尉 左右京輔都尉尉丞

城門校尉 秦掌城門屯兵二人

司馬丞 入屯司馬門候 城門令史

八校尉 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候司馬

中壘校尉 多有羽林一人 騎校尉掌領羽林騎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掌領胡騎 射聲校尉 掌領射聲士 屯騎校尉

北軍錢官小吏公敬用治北軍錢 監北軍使者 性好讀兵書 護北軍錢官史記任厚

總南北軍

車騎將軍 衛將軍 軍正丞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賦

漢本所繫京師是尊都有東西之異軍皆南北之也抑衆大之奧區易設內備列後前之禁禁以護周垣

按漢刑法志高祖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也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以歲月講肄備武備云以今改之東都中興雖詔罷郡國兵及都試而京師肄兵如故南北衆實殽而亦捐車先漢之舊詳見下注

漢雖踵秦郡國置材官然京師有南北軍之也則重可以馭輕內可以禦外異時變故相踵而卒收破竹之效者處兵之得其道也秦人則異是矣始皇併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名至於聚兵咸陽銷為鍾鐻講武之禮罷甲卒而軍旅之制徒存虛名至於興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為用觚兵備弛矣而百役俱興作阿房之役亦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以隱官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謂之閭左之閭左之吏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才士五萬以衛咸陽

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發郡縣不及
乃徵驪山徒奴產子以擊盜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以擊之而
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數十萬坑降楚者又二十餘萬沛公入關而
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於兵備廢弛而倚辦於倉卒高祖鑒其弊
而於郡國京師兵備嚴整且內外有相制之勢重輕無偏倚之失誠
漢法之善也

遠因二地已均守相之攏近列二軍益壯京師之勢

用法志國連秦置材官於郡國特舉其器耳其實不惟置材官又曰
武帝外有樓船特言用樓船以平百粵爾其實高祖已有之也光武
紀注所引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
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校講肄課試各有其數平地用車騎山
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土宜以漢史攷之大抵已
蜀三河潁川諸處止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止有車騎而廬江
潯陽會稽諸處止有樓船三者之於雖隨土之所宜而郡國之兵真

制則一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郡有守有都尉都尉佐太守與武官
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每歲
郡守尉教兵則侯相之相與焉侯國之相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
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如此皆所以尊京師也

天闕觀象斗垣驗文地禁而近兵聯以分

此京師之制也三輔黃圖云武帝太初元年作建章宮宮之正門曰
閶闔注謂閶闔天門也又云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長安宮城五年九
月城成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至今呼漢舊京為斗城是也
大抵宮門為天闕南軍所也京城為斗垣北軍所屯故云

武階之峻命大司馬

或曰北軍屬太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以寵將為北軍分八校以
中壘領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秩皆中二千石不相統屬而
中壘校尉自掌北軍壘門事非兼領八校此固不待辨而明矣至謂
北軍屬大尉則不可以不辨也彼獨見太尉勃入北軍之事故舉而

言之耳是時勃以計入北軍而誅呂氏非謂以太尉領北軍後入也蓋北軍自屬中尉而太尉雖掌武然三公之職初不常置按司馬氏將相表高帝二年太尉盧綰五年罷十一年周勃為太尉攻代後官省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文帝三年罷屬丞相景帝五年復置七年罷武帝建元元年復置二年以三公無所不統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豈專領北軍耶

即衛之嚴肅光祿勳

或曰古者環衛之職有二等宮伯則領貴游子弟宮正則領宮徒後事事載周禮可考也其在漢制則有衛即衛兵亦此制歟其說未不善至曰衛兵既屬衛尉為南軍而郎中令均是宿衛故表志皆以冠於衛尉之前而論兵制者遂以之編入南軍也若謂郎中令之職所領皆即不可以軍言則守門戶充軍騎就謂其非軍也即而非軍宣帝胡為出之以擊羌哉此話殆不其然嘗攷之即衛兵衛故均為宿衛之職而即中令衛尉所掌又皆宮門內外之事攷即中令乃屬

官武帝更名光祿勳前表光祿勳掌宮殿門戶衛尉掌宮門衛也後志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衛尉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事其職實有相關者舊儀曰殿內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職之相關特有內外之別耳正周官之所謂宮伯宮正也然兵衛之屬衛尉若號為南軍固可攷而知若遂以光祿勳列於南軍則有所不可何者漢光祿勳之職屬官有大夫即謁者又期門羽林皆屬焉皆親近天子之官別為一府非可謂之南軍也宣帝之擊羌特以羽林孤兒用之非謂所掌之即及大夫而盡使之從軍不然則光祿勳之屬官中即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中即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議即中即秩比六百石其下如即中亦比三百石職任固不輕矣而又以明經孝廉射策甲科賢良方正及軍功良家子充之是即選之官其選實甚重所謂守門戶充車騎者若今之環衛出為天子導從儀衛云爾非可以軍名也嘗攷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即中令行殿中以是觀之張武為即中令正

掌郎衛之職也而宋昌又自別以衛將軍領南北軍知宋昌別領南北軍則知郎衛非南軍明矣

雖循近代之分職未盡當時之制軍

此言太尉乃三公之職無所不統非專領北軍之任至郎衛乃天子親近之官豈可與兵衛同謂之南軍二說既明則南北軍可攷矣

為宮門為壘門魏魏克壯

胡廣云衛尉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則知南軍也於宮門之外前表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則知北軍也於壘門之內

屬衛尉屬中尉整整能辭

或曰前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也是中尉掌徼循京師皆不言其為南北軍若以為南北軍則史無明文是不然外戚傳及呂后紀以呂產為相國居南軍及周勃欲討之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產殿門以是知宮城之衛士為南軍而衛尉主之又按胡建及戾太子亦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是北軍實內城中又監軍御史罕北軍壘垣以為貳區是北軍壘門實隸於中壘而中壘校尉又統於中尉以是知京城兵卒為北軍而中尉主之也烏得謂之史無明文哉故胡廣云衛尉迺行宮中金吾徼於宮外金吾即武帝以前之中尉北正南北軍內外之證也

得非體前朝之勢而列衛於南法後市之義而分營於北

古者前朝後市而王宮居其南故漢於宮門也衛兵則以南名之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遂謂之北所以別也

或發士於京輔

此北軍之制蓋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都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為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

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郡尉皆
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為甚過則兵
事非所掌故都尉丞與兵卒不屬差右京輔而特屬中尉之比軍其
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司馬不適士劾之
軍興連貲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悉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
或調兵於郡國

此南軍之制蓋南軍無常在之兵故郡國民始傳者為之高紀灌嬰
注云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之繇役也又
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即此南軍衛士也武紀建元
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嘗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
萬人是即位之初改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
足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為病王尊傳嘗以
李欽或正月天子行幸曲臺臨享罷衛士盡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
交代上臨享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欲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
之人情可知矣攷韋元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
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共泉建章宮衛未見其為病民也至光
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十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
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享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
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軍屬衛尉而調兵於郡
國之證歟

當其番上用以執銳及其更代勸之力穡

南北二軍相為表裏番上更代其體則一方其番上用以執銳如刑
法志曰以歲時講肄脩武備後禮儀志曰武官習戰陣之儀斬牲之
禮各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法六十四陣名曰棄之此用之執銳者
也及其更代勸之力穡如元紀罷共泉建章宮衛令詣農又後禮儀
志享遣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
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尉勞以詔恩問所疾苦畢享賜作樂
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此勸之力穡者也兩制之制兵農不

分亦近古之良法歟

非惟外賜於皇威抑亦內尊於農極九重天峙壯為經為緯之衛萬旅雲屯分居外居中之職

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耳嘗攷漢百官志衛尉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各有司馬從領衛士南屯七百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為九千四百三十人總而計之南軍為九千四百五十人又中尉緹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射聲各七百人長水射聲各七百二十人又中射緹騎北軍五校所領騎士亦數百人總而計之南軍為九千四百三十人又中尉緹騎五校所領騎士如之合為四千五百人惟越騎步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故此以萬騎七百二十八人惟七百二十人步者止三千八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故此以萬騎

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故此以萬騎言之也

大抵圖萬世之安者固有定制處一時之變者姑為預防嘗好謀潛合於長樂又大駕卤簿趨於未央北制南則功擅周勃以南燕北則事顧宋昌雖審安危之尚無非表裏之相所以右丞相之初除即歸政柄衛將軍之隨罷豈紊權綱

前已論南北軍之制此復詳著高后末年文帝初年南北軍相制之事大抵南北軍之制史所不載無所攷證然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攷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是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模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唯此二軍諸夏本根所繫甚重故於衛尉中尉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百官表十一年書營尉王氏中尉戚鯈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祖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鯈者毋乃戚夫人之族

也數高帝鍾愛趙王屈周昌以相之及其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為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因易帝以付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之初呂氏已顓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與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為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氏至於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衛盡歸呂氏矣玫之於史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歸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崩即據兵衛宮謹勿送喪為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又謂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實專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納產何入哉產既顓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專事心相國也又按表文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元年

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為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封請功臣則已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畫南軍宜無不盡於此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為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然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廷之次是南軍猶繫其心未有舊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嬰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急入衛帝請率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迫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鬬者遂得殺之於即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於此見南軍可以制北軍也南軍雖存太尉勃得以告北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應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

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群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
列侯已封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
為劣歟當是之時特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
央宮被拜宋昌為衛將軍兼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
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
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舍本
關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尉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之權
宜而於南北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定制之善者也其後武
帝內增七校以壯禁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
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是何八屯始置而實重城門

置城門屯兵以武紀攷之則始於征和二年劉屈氂傳云矣太子收
兵上賜丞相璽書云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兵敗南奔覆盎
城門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坐令太子得出要斬以太子在外始置
屯兵長安諸門長安凡十二門皆有屯兵屬之城門校尉其屬有司
馬有候趙師古曰門各有司馬是也職任委寄日以浸
隆其後孔光以太師領城門兵水湯侯立平阿侯謂成都侯商皆位
特進領城門兵而商復得舉吏如將軍府可謂甚重也矣王莽僭竊
盡更舊制拜春王城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春王郡向之宣乎也是
諸門各有校尉矣而莽又以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豈非又有
校尉以總諸門歟後漢雒陽諸門仍有城門也兵校尉一人踵武帝
之舊也

七校既增而尤先中壘

前刑法志曰武帝內增七校今考之表則曰中壘曰屯騎曰步兵曰
越騎曰長水曰胡騎曰射聲曰虎賁其校尉凡八何也或曰取中尉
屬官之中壘者陞為校尉其說是矣蓋漢初中盡本中尉之屬有令
丞尉至武帝始陞為校尉即舊中壘之職初非武帝之所增置當時
所增置者止於七校加以中壘則並七為八矣或又曰官表雖不明

言八校為北軍然玆之後官志光武五營即八校之并省者而以北軍中候監其營故東漢屢有北軍五校之稱是知武帝之八校亦可以單也其說固有可疑者大抵軍之在北者皆名北軍故八校亦可以北軍名之特非中尉之北軍爾至謂官表不言八校屬中尉疑中國自此專統北軍與中尉異司又謂中尉自是不領兵而北軍始不屬中尉何其說之謬也若謂中尉自是不領兵而北軍始不屬中尉則武帝改中尉為執金吾果何職歟嘗攷之執金吾自掌中尉之北軍八校自掌各校之北軍以其各有司存故史氏特以校尉列於城門之後唯中壘校尉自別掌北軍壘門內特與金吾相關屬若所掌西域則無與乎金吾也蓋執金吾秩中二千石而八校尉皆秩二千石其位亦重矣按胡建上奏曰臣謹按軍法曰正士屬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之屬將軍推此則校尉之不屬執金吾法然也然金吾之中壘令丞尉仍舊若則以北軍宜門之職實相關焉若謂光武五營即八校之并省者而乃以北軍中候監其營遂證八校為中尉之北軍如是則光武省中壘校尉置此軍中候遂以此證中壘校尉為北軍之中尉可乎光武中興於先漢制度因革不一治名失實多矣豈獨此一事而信之以為然然則季德裕撰劉弘規碑云武帝內增七校中尉實司其任非歟德裕之言蓋亦後世諸儒之論爾未可以是而證漢家一代之兵制也

凡此紛若殆將何以或伏波下瀨而十萬餘眾或橫海浮沮而二千餘里故戎士之雜出宜軍容之寖弛

武帝於南北軍之外初置八校又置城門期門羽林之類自是始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京師兵制既壞而郡國兵卒亦奔命不暇武紀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博德樓船將軍揚僕歸入越侯嚴為戈船下瀨將軍皆得罪入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咸會蒼梧萬又元鼎六年東越王又遣橫海將軍韓說浮沮將軍趙破奴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以至後胡因行後稽強弩祁連濆類慶遼破羌名字紛紛不一而足至元狩以

後兵革數動士卒物故者衆民多貧寖徵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更次及謫民次及責戍次及七科謫又有所謂亡命罪人與夫惡少年之類昭宣以後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犇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氏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也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師旅屢興兵制益壞而民生益困皆武帝啓之也

胡爲尉率遂從攻越之兵何須孤兒亦須擊羌之士

此言武帝啓用兵之禍昭宣以後其弊日甚非特郡國之兵困於征行雖京師南北軍亦不免焉元鳳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征西羌平之復令征西南夷遂定越也則北軍之尉卒已遣之攻越矣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南汝陽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則南北軍之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遣之擊羌矣南北軍本以衛京師乃至用之於窮追遠討疲

制之壞莫甚於此元成以後寖以微弱而咎將誰執也

厥後痛新室之禍慘懲昆陽之戰酬車騎之省則關隴以北樓船之罷則江淮以南始焉禁卒之專恃終也福階之與參衛士寖微由併旅費之一也兵漸廢蓋除校尉之三

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冀騎嘗十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將卒國胡騎虎賁三校止爲五營謂之五營校士以北軍中候監之南軍於衛士省一丞旅賁省一令考之紀及志則六年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考之紀及禮儀及注則京師之兵如故又明年詔曰國有衆軍並皆精勇其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悉還民伍九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二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臨時輒復補置而邊郡亦往往置都尉明帝復置度遼將軍又募中都官屯朔方五原而罷益州西都尉和帝以南蠻之叛則置象林將兵安帝以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

尉又以鮮卑冠居庸則置漁陽營其後盜賊紛然如順帝之緣邊增置戍兵緣海增置屯兵寖多矣然自建武之罷郡試民不知戰四方征討止仰禁旅迄于漢末無歲無匈奴鮮卑之冦出師屯守奔命不暇大抵皆羽林五營黎陽虎牙之士禁旅悉出豈復衛士之嚴安帝永初以來募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緹營騎士而營衛之選衰矣威帝延熹以後減羽林虎賁不任事半倂而京師之兵單弱矣上士既已單弱士兵又不知戰一方盜起三方騷動兵非素習而取辦倉卒是以王師每戰輒北而羌寇遂熾調兵邊戍而民不堪命其後段熲雖平東西羌而黃巾之亂作矣八關都尉之設期不足以弭亂而大發四方兵卒講武於平樂觀果何益哉內而西園八校之兵乃以小黃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是時閹宦專兵自陳蕃竇武一舉不勝而何進袁紹深戒覆轍一切倚辦於外兵閹宦雖除而董卓之禍起義兵四合群盜交鬬而漢陽不守皆光武有以啓之自光武一切罷外郡之兵而專倚國軍其後國軍寖衰而又專倚牧鎮外兵既重內兵益弱以至於亡善乎應劭之言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自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後官無警備實啓戎心其切於東都省兵之弊云

抑豈知呂氏之誅而北固盛焉霍光之葬而南為重者然皆審勢於中外夫豈容心於取舍善乎唐李揆之言漢以南北軍兩相制也

按高后紀勃欲入北軍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酈寄與客欲謁說祿祿遂解印屬與客而以兵授太尉勃遂以北軍誅呂氏又按後吳漢傳漢薨有詔發北軍五校輕車送葬如大將軍霍光事注引光傳且曰不以南軍重之也或者見北軍可以誅呂氏遂謂先漢以北軍為盛南軍不以送吳漢之葬遂謂後漢以南軍為重則亦未之思爾北軍居外故周勃得以先入南軍在內豈得預大臣葬事中外之勢然也然兩軍皆所以翼衛京師豈容有偏重之勢哉

唐兵志李揆云漢以南北軍相制此之謂也

漢晉夷夏相報復

漢自武帝遣將窮搜匈奴窟穴其後陳湯傳介子馮奉世皆以一使之任而功致夷王之首班超復以三十六人開西域竇憲以數千騎空朔庭追北虜吉所未聞者也東漢自諸羌交亂中州馴至于晉胡羌拓拔交擾中原者三百年亦古所未聞者也夫中國既與夷狄為隣中無屏翰之限如兩帑家徹樊墻之蔽豪奴悍隸更出迭入以相挺此既能征彼亦能戰也有國有家者正宜示之以分限先之以禮義寇則拒之服則舍之而已必欲以詐柔之而導其叛復之蹊隧則彼之受禍猶淺而此之所受者更深耳可不戒哉

光武用兵掌兵養兵之制

東漢不志兵亦不志食貨嘗以紀傳及百官志考之乃知光武有見於此其後陳湯傳介子馮奉世皆以一使之任而功致夷王之首班超復以三十六人開西域竇憲以數千騎空朔庭追北虜吉所未聞者也東漢自諸羌交亂中州馴至于晉胡羌拓拔交擾中原者三百年亦古所未聞者也夫中國既與夷狄為隣中無屏翰之限如兩帑家徹樊墻之蔽豪奴悍隸更出迭入以相挺此既能征彼亦能戰也有國有家者正宜示之以分限先之以禮義寇則拒之服則舍之而已必欲以詐柔之而導其叛復之蹊隧則彼之受禍猶淺而此之所受者更深耳可不戒哉

光武用兵掌兵養兵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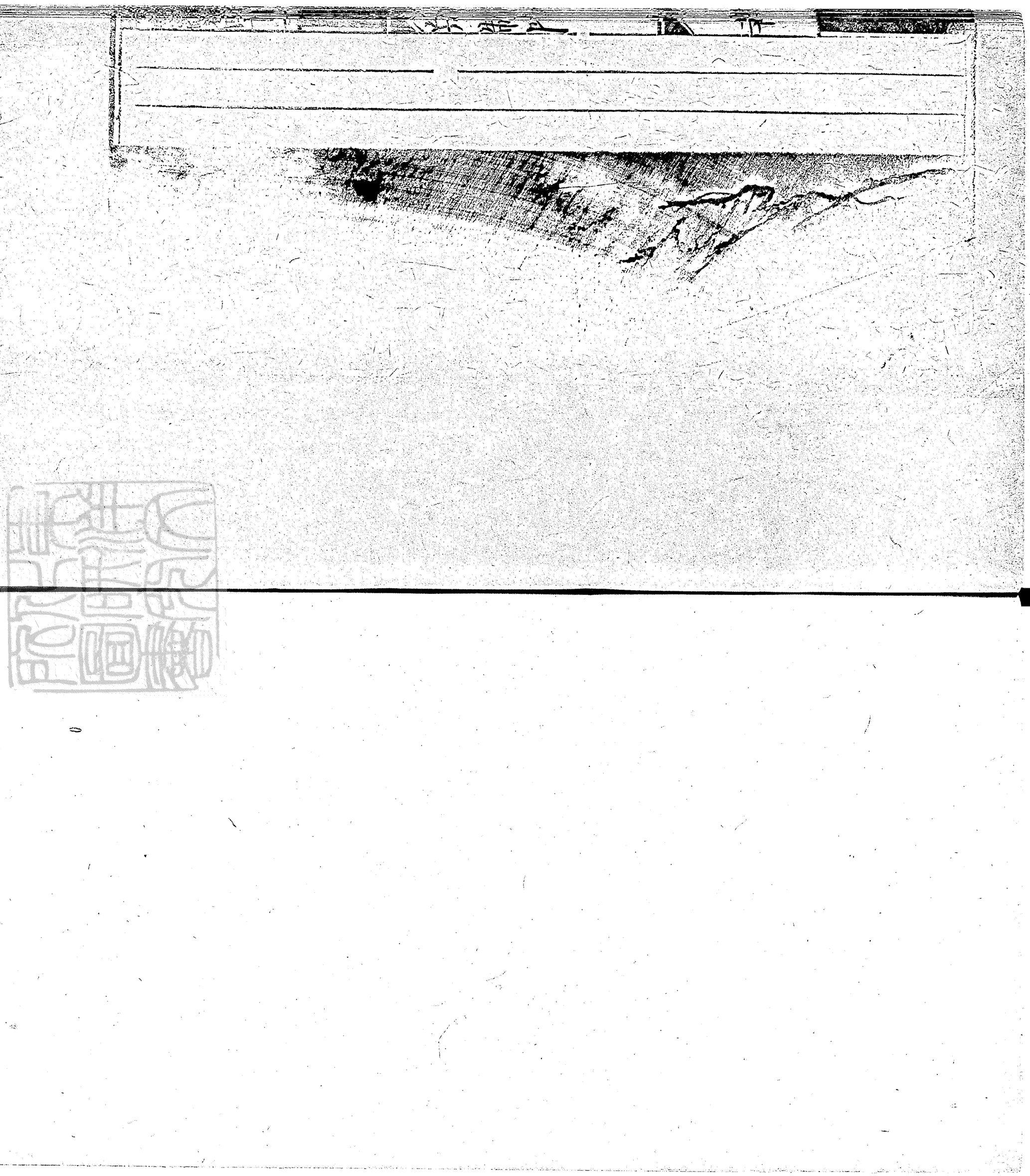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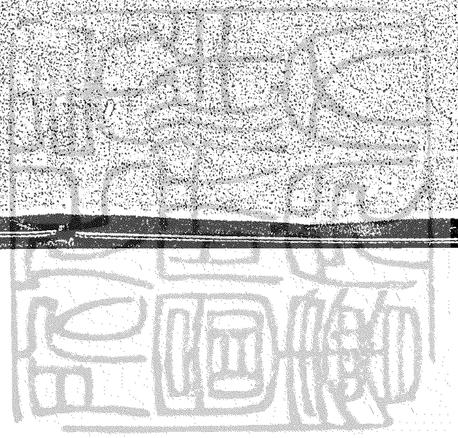
東漢不志兵亦不志食貨嘗以紀傳及百官志考之乃知光武有見於此昆陽之一勝故兵以少而精有監於新莽之煩碎故賦以薄而贍昆陽以寡敵衆誠知兵在精不在衆矣故是建武七年隴蜀猶未平詔嚴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復還民伍以國有衆軍吳漢賈復等皆在目前此其跡歟

光武用兵勝後戰不嘗試於一擲初銳諸將乘勝追擊乃反為所敗自是每戰必令人先觀形勢還白其狀然後出兵出則必勝此其智力之有餘而後人不可及也

光武中興務農重穀量入為出用度約儉雖宮室苑囿車服之奉無所增益而天下之賦歲不過四千萬斛視漢文時僅增其半耳然猶以為未足故用度常不給每下詔書輒以垦田戶口墾增為言蓋以此為急務

而武帝新奢戾以奢廣煩碎啓姦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之謂仁義之兵循是則治反是則亂而已終東漢之世大畧不變光武之制但和帝而下皆勿沖孱弱所以有治亂之異張角之亂給復置諸關都尉又置西園八校以命皇甫嵩張角等皆晉六朝掌兵之職大畧皆同不復編矣

同前

議者謂光武知人之明惟失之寵郡國都尉材官明士其後諸羌擾亂三輔黃巾搔蕩八州皆其銷兵之過也夫知人自古所難固也銷兵以息破民蓋適時之宜爾處降羌於內地乃爲後之失策在當時未能爲其害而其害乃在威靈之時時則有段紀明董勳其類黃巾之亂亦在靈帝之代時則有皇甫嵩董卓制其亂上失其道故民有異志豈得盡歸過於光武哉嘗觀建武至于永光和八十餘年備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鮮寇憲歌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皆光武明章之餘烈也自和殤安順貨租靈獻嗣有大寶或在襁褓或在髫齔或在冰角未有過十五者母后臨朝太后相繼制外氏秉政鄧騭閻梁冀何六外氏利於立幼君以久其專所以光武雖陽實武之賢未免此也失非惟殷國亦自喪矣立宣帝時年十八非惟年長自賢明左可爲後世法光立宣帝時年十八非惟年長自賢明左可爲後世法

欽定四庫全書　考德編卷四十一　明　編集